

西部少数民族农民养老现状调查

——以贵州省盘县 B 寨村为例

涂爱仙 李 蕾

(海南医学院管理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99)

【摘要】 养老问题成为全社会的热点议题。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且老龄化程度高、劳动力大量外流的贵州彝族农村地区, 养老形式不容乐观。通过对贵州盘县 B 寨村的实地调查, 发现该村居民的养老方式、养老观念非常传统, 其自我养老能力不足, 家庭供给有限, 集体、社区服务单一, 社会化养老严重缺位, 精神文化难以满足等诸多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剖析彝族老年人养老问题的根源, 提出增加农民收入加强自我养老能力、发挥邻里互助传统精神、拓宽社会养老的途径等有效措施来改善彝族老年人的生活状况, 破解少数民族地区养老困局。

【关键词】 少数民族; 养老现状; B 寨村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 在全社会进入老龄化的背景下, 少数民族地区的老龄化问题也需要得到关注, 研究少数民族地区老年人的养老状况很有必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家庭结构变化等都直接影响老年人的养老方式发生变化。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角度来说, 少数民族居民与汉族居民的养老问题一样得到重视并解决才是应有之义, 方能体现社会公平和全民族大团结, 对社会统筹发展与实现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

本文之所以选择 B 寨村作为调查对象是因为该村是原始的纯彝族村寨, 对于研究少数民族生活状况有一定的代表性, 笔者有一位社会保障专业学生来自该村, 这样为进入田野提供了方便, 解决了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田野最大的语言障碍问题, 无需认可过程就可直接进入田野。

1. 调查目的地 ——贵州省盘县 B 寨村

贵州省是西南多民族省份, 境内苗族、彝族等人口众多。2015 年末全省常住人口 3529.50 万人, 农村人口 2046.76 万人。全省有彝族 80 多万人, 主要分布在毕节地区的威宁、大方、黔西、赫章、纳雍、金沙、织金; 六盘水地区的水城、盘县、六枝; 兴义地区的普安、晴隆、兴仁、兴义; 安顺地区的修文、清镇、普定等县。贵州本身发展的底子较薄, 多为丘陵地势, 供耕作的土地资源不足, 与不断上增的人口相比, 人地压力过大。与国内其他地区相较而言, 明显表现落后。B 寨村为六盘水市盘县坪地彝族乡中的村寨, 是一个原始的纯彝族村寨经济社会发展滞后, 是贵州省近年来重点扶贫的村寨之一。位于盘县坪地彝族乡中北部, 该村寨总面积 5.97km², 林地占 140hm², 耕地 98.77hm², 人均占有耕地 0.05hm², 耕地主要以坡耕地为主, 水资源较丰富。辖 12 个村民组, 总户数 485 户, 总人口 1852 人, 劳动力 600 人。农业结构调整, 开始由传统型农业向效益农业, 现代农业转变, 但目前产业层次和生产力水平尚处于较低阶段, 经济总量小, 结构不够合理, 总体效益低。村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 村民目前以传统种植业为主, 粮食作物以包谷、洋芋为主, 农业产值 130 万元, 2010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2307 元。B 寨村多数人靠种地和领国家低保为生, 由于该村可耕地少, 人口较多, 造成人多地少的局面, 且常遇天灾, 庄稼产量不高, 1/3 的村民还没有完全解

决温饱问题。

1.1 彝族风俗

彝族农村地区因其封建的传统观念，仍然会存在男尊女卑的思想，在彝族农村，凡遇上红白喜事，女人做厨，不上桌，男人负责应酬策划。彝族农村中，男耕女织的观念依然盛行，人们对传统习俗的保存非常完整。彝族农村地区至今仍保留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彝族人民自古不惧怕死亡，甚至愿意接受它，多数彝族老人会在步入 60 岁左右开始制作棺材或者请人代做。彝族人崇尚毕摩文化，逢婚嫁、丧事或风水方面的事时，毕摩是必需出场的关键人物，毕摩通过口诵彝文经，庇佑和祝福有所求之人。彝族农村婚嫁实行哭嫁，女方部分家人用哭嫁表示不舍和祝福。在逢丧事时必宰羊杀鸡以供祭祀，毕摩和唢呐匠参与丧事转场等，整个丧事过程持续七天，儿女白衣戴孝彻夜守灵，丧葬气氛追求喜庆，寄意于在和谐的气氛中送走亡魂。彝族人民在给子女取名时通常需要论辈分填名字，父辈及祖辈名字不能与新生儿有个别相同，甚至读音不能相似。彝族孩子在出生时，长辈会在其背窝上别上小剪刀，以保佑孩子健康乖巧。彝族孩子身体不舒服（多为肚子疼痛时），长辈会给孩子竖筷子、泼水饭，用以驱走邪灵，保卫健康。目前的彝族农村仍会有类似选推长老的制度，村里必然会有德高望重的长老主持村寨大事，村民必须服从。

1.2 彝、汉族的文化差异

彝族农民与汉族农民在观念、生活方式和经济能力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尽管彝族地区也会按肤色的不同将其划分为黑彝和白彝，但几乎所有的彝族农民都受着家支观念的影响。家支观念是彝族农民内部一种较为森严的家谱族系，每个彝族农民都有自己所属的家支，其一切生活琐事和重要决定等都受家支中“头人”的影响，大到国家政策，小到家庭杂事都由家支经由系统商谈决定。汉族农民虽然有家谱，但家谱对其日常生活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汉族农民的观念较为开放灵活，每个家庭都对应各异的观念，这使汉族农民的观念也丰富迥异。

彝族农民平时生活较倾向于自给自足型，彝族地区农民较少与外界交流，甚至还留存男耕女织的传统观念。彝族农村地区的农民餐食多为自家生产，从米面蔬果到肉食酒水等基本靠自产。彝族农民常聚居在少数民族村寨里，整个村落基本都存在深浅不一的亲戚关系。彝族农民出行仍有部分依赖步行，在彝族地区，懒惰情况普遍较少。彝族农民喜食酒，平常娱乐多为对山歌跳舞或者划拳饮酒助兴等。汉族农民多半与外界活动频繁，这使得他们的衣食住行均较依赖外界供给，这是与彝族农民差异较大的地方。在汉族地区，娱乐方式较多，较少的农民会把山歌和民族舞当成日常娱乐活动。

2. B 寨村老年人的生活现状

2.1B 寨村老年人生活习惯

B 寨村民多用彝语沟通，少说汉语，该村生活习惯也与汉族大不相同。B 寨村老年人都不说汉语，因此老人不太赞成儿女与其他非本族人士通婚，这种情况现在有所改变。劳动力村民由于日益增长的需求，在种地已无法满足的情况下，会选择外出打工，他们在外出前，会给老人购置生活必需品，以便因老人不能和外界交流，给生活带来不便。B 寨村老年人基本不会赋闲在家，他们除了饲养牲口还外出劳作，仍保持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习惯。彝族老人普遍有自食其力的思想，大多不会在家靠子女。老人们饲养的家畜不轻易宰杀，只有在待客时才会宰杀，他们有时会用来换取货币，购置生活用品，在 B 寨村还留有自给自足经济形态。

2.2 田野调查具体内容

笔者带领学生于 2016 年 2 月~2016 年 3 月赴 B 寨村进行田野调查，在全村选取了 38 个访谈对象，通过结构式访谈和入户深

入访谈的方式进行实地调研，搜集相关材料。从性别、年龄、家庭收入状况和养老状况四个方面选取访谈对象，访谈内容主要涉及养老文化、养老需求、养老经济来源、养老方式等四个方面。

2.2.1 养老文化。俗话说养儿防老，B 寨村就有浓重的儿子必须赡养年迈老人的思想，人们普遍认为儿子才是赡养人、传后人。女儿从不参与分财产，财产只能由儿子继承，多儿子户应由儿子们轮流养老，女儿可回家探亲，不用承担赡养义务。村里的老人们会组织村民对不尽养老义务的村民进行批评教育，不听者村民们会对其加以指责，用舆论方法对待他们。村寨里有赡养义务的年轻人一般都会履行义务。“不养老人会招人看不起”（访谈对象 6），“我们村很没有出现过子女不养老人的”（访谈对象 3）。彝族传统思想中就有不赡养老人者余生不安，死后不宁的说法，因此大家都很忌讳。彝族老人总体地位还是很高的，大小事都要参考老人意见，有时甚至要遵循老人意思不能违背。

2.2.2 养老需求。在 B 寨村中，老人大都倾向于与儿子同住，大儿子是老人的首选，老人们普遍不想给小儿子增加负担。“大儿子比小儿子懂事点，会照顾人”（访谈对象 1）。B 寨村民多数还传承着自给自足的思想，衣食自顾。老人们还承担着照顾孙子女的责任，一来减轻子女负担，二来享受天伦之乐。不过子女为生计奔波时，疏于和老人沟通联系，往往忽略老年人的精神需求。

“管好老人吃住问题就可以了，自己娃娃要操心的事情还多很，没得时间顾及老人的想法”（访谈对象 20）。当谈及衣食问题时，部分正在赡养老人的中年人均有有心无力的感觉。“如果收成好的话，还勉强能供全家吃住，要是收成不好，怕要靠政府救济了”（访谈对象 14），“农村人只顾吃穿，其他的不管”（访谈对象 13）。村民在提到未来自己如何养老时，他们都对自己的未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想着还是要靠娃娃，不过自己也要有点存款，老了生病要用，还要存点棺材本”（访谈对象 11）。“辛辛苦苦几十年，病来就没钱”（访谈对象 2），“国家政策好，老了也不愁”（访谈对象 16）。

当问到医疗需求时，一些村民的表现比较消极，“农村人不比城市人，一般先吃草药，吃不好再看”（访谈对象 18）。也有些参加了新农合的村民对新农合的表现提出看法，“每年都买新农合的，就是为了看病好报销，就是村卫生室太挤了，很少去看，镇上又不方便”（访谈对象 25）。

笔者在 B 寨村走访时发现该村老年娱乐设施缺乏，老年人的娱乐活动很少，简陋的村活动室也只有晚上偶尔会有来唱山歌，跳舞，看电视。对于 B 寨村老人来说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一样贫瘠。“电视家家基本上都有，只不过平时很少看，有些话听不懂，又看不来字，没兴趣看”（访谈对象 17），“也会看电视，只是没事情做的时候看”（访谈对象 26），“村里面路修通以后，会有外面的人来玩，特别是油菜花开的时候，还有人会拿手机拍我们，有时候还觉得好玩得很”（访谈对象 28）。

2.2.3 养老经济来源。B 寨村民的养老来源大同小异，自从实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后，B 寨村民每人每年缴 100 元养老保险费。村民对这项制度评价普遍较好，认为该参加且乐意缴费，“开始村支书通知的时候是逼着每个人都要交的，后头大家都晓得交了老了有靠头，都自己主动去交”（访谈对象 13），“村支书来收钱的时候讲过，现在交的钱会在老了以后一年返一点回来，老了不用伸手跟儿女要”（访谈对象 25）。当笔者问到村民们对养老保险制度的评价时，村民反映普遍较好，“光指望娃娃也不可能，娃娃负担也重，政府这种政策让我们老年人有点保障”（访谈对象 30），“现在觉得倒是可以很，就是怕换主席了又不发给我们了”（访谈对象 33），“还行的，现在国家政策好得很，就是钱发得还是不太多，只不过有总比没有好”（访谈对象）。当笔者问及子女有没有给过父母钱花时，“只给过几次，因为自己手头也紧很，只要老人有吃的就行”（访谈对象 6），“村里面每年来收钱我们都帮老人交了（养老保险费），他们老了有钱可以领”（访谈对象 34），“这里的老人不太爱出门，拿着钱也花不了”（访谈对象 20）。

在走访低保老人时发现 B 寨村低保老人生活都比较拮据，养老来源也比较单一，部分老年人还会种蔬菜去集市售卖。“平常自己也会种点庄稼，还有政府发的钱，勉强活下去”（访谈对象 18）。对于“五保”老人来说，他们的生活更为拮据、生活状况更是不堪，整个老年阶段比较枯燥、冷清。“平时生活主要是靠着政府的，自家也没得个娃娃，生活也不太好，很不花钱”

（访谈对象 31），“也羡慕人家有儿女养老的自己现在就是混日子，过得一天算一天了”（访谈对象 36）。在问到是否想通过什么途径获得帮助减轻生活压力，B 村没有人知道商业保险，也没有人得到过社会的帮助，只是偶尔会收到外地寄来的衣物、文具等。“有时候收着别人的衣服，还有些日常用品，其他的帮助自己没得过，也没听到其他人得过”（访谈对象 5）。

在谈到是否有一定的储蓄以备年老时所需时，老年人均表示已无存款可供养老。“存过，但是也早就花在看病和其他事情上了”（访谈对象 8），“有点钱都拿给儿女了，他们以后应该会管我的”（访谈对象 24）。而中年人的表现也基本相同，“娃娃要读书，老人又爱得病，没得钱存，还差起别人钱的”（访谈对象 20），“希望老了娃娃养自己”（访谈对象 34）。访谈中我们发现 B 村除了政府对特殊需要人群进行扶持和救济外，并没有接受过其他的外界资助。“没有得到过其他的帮助，就是自己亲戚有时候会给点，别的没得过”（访谈对象 5）。

2.2.4 养老方式。笔者无论是对居民个别访谈还是在与村民群访时提及如何养老的问题时，村民反映普遍统一。他们几乎都认为养老应该靠子女，尤其是靠儿子，该村养儿防老的思想根深蒂固。“农村都是指望儿女的，不然还能靠谁”（访谈对象 8），“和大儿子住在一起，我自己也会做事情，尽量不给他们太大的负担”（访谈对象 12），“年轻的时候干活攒得点钱，现在用的就是，自己天天都还出去种菜卖，等干不动了就只有靠儿女了”（访谈对象 23），“我们家有七个娃娃，有三个儿子，觉得可以给娃娃养自己”（访谈对象 19），“村里面都是儿子养老人，大家都是这样的，姑娘自己过得好就行了，用不着她们养”（访谈对象 27）。

在养老问题上除了五保户基本靠国家，其余老人都希望老了靠子女。离 B 村不远的县城有一个敬老院，但村里有子女的老人几乎没人愿意入住进去。“不想去，想在村里面，平常也可以走家串户的，养老院里面太冷清了”（访谈对象 10）。在访谈中，笔者发现低保户和五保户更愿意入住养老院，“在家也没人管，去养老院还有人照顾，不如去养老院”（访谈对象 21）。

互助养老是农村最经济实惠又切实可行的养老方式，但是 B 村目前没有类似的老人会组织，老人对互助组织也并没有太多期望。“我家是不太赞成什么老人会的，每年交 100 块钱都已经不想交了，不相信老人会以后能给我养老”（访谈对象 34），“反正我们村没得老人会，有也不想参加，养老还是要靠儿女”（访谈对象 32）。在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看法上，村民都认为这个制度能起到相应作用，但是对制度仍存在不信任，对制度的执行效果还有疑虑。“觉得要是真的能像说的那样倒是很好，能给老人点保障”（访谈对象 25），“希望政府一直有这个政策，但是不会指望拿这个钱就可以养老了，关键还是要靠自己子女”（访谈对象 22），“这个政策好是肯定好，以前根本没得这种政策”（访谈对象 27），“我经常说要感谢政府养我们这些孤寡老人，没得政府，我们根本活不下去”（访谈对象 7）。当笔者问到五保户、低保户国家给他们发的补助时，他们表现比较满足，“国家发的够了，平常一个人也吃不了多少”（访谈对象 9），“身体好的时候觉得够，生病了就不够了”（访谈对象 10）。

3. B 寨村老年人的主要养老问题

通过在 B 寨村的调研，笔者发现彝族老年人生活状况令人担忧，彝族农民的老年生活单调，未来养老不容乐观，诸多问题迫切需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3.1 养老观念传统落后

B 寨村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养儿防老的观念，老人们均认为儿子才是传后人，女儿是外家人，儿子才是家庭的主心骨，老人们更是把所有的养老夙愿寄托在儿子身上，他们只愿依靠儿子养老，这也加大了儿子的压力。彝族老人还有浓厚的自给自足的观念，他们在养老上，首先强调自我责任，其次就是要求子女报答。他们平时提倡自己养活自己的思想，尽量不给儿子带去负担，只有在能力不足的时候，才会完全依靠儿子养老。从彝族老人对养老方式的选择上可以看出，不管是自给养老还是儿子养老，他们都是围绕家庭养老进行的，彝族老人家庭养老观念浓厚直接导致了 B 寨村主要是非正式养老在发挥作用，而正式养老的效果不明显。

3.2 经济能力总体较差

B 寨村老人的经济能力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 B 寨村是个贫困村, 多数人靠领低保度日, 从相关调查数据显示, 该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2307 元, 从这个数据不难看出该村农民收入水平仍处于下线水平。老人由于多已丧失劳动能力, 其收入更低。其次, B 寨村老人的自我供给不足, 从文中可以看出, B 寨村老人虽然具有较强的独立能力, 其劳动参与率也居高, 但是他们的劳动所得偏低。另一方面, B 寨村民缺乏对自身养老资源的储备和预见性。从我们的调查显示, 中青年人群通常只着眼于当下, 而对未来缺乏规划, 致其从不为未来养老做任何储备。B 寨内没有工业, 也不存在任何形式的集体经济, 另外, 彝族老人一般具有较强的自理观念, 不仅会尽力自理, 还会在有能力的情況下帮助子女, 这使得他们年轻所得消耗殆尽, 多种因素作用最终导致彝族农村老人自我供给能力严重不足。最后, 家庭供给能力有限。主要表现在 B 村的家庭增收十分有限, 这也导致了其家庭养老的经济保障功能难以发挥。现如今, 农业本身已是弱质产业, 收益值一直走低, 而 B 寨村耕地面积本就不大, 这就决定了粮食产量不会高, 村民们通常只能自产自食, 这就使得 B 寨村靠粮食增收致富成为幻想。国家大力弘扬的退耕还林政策也对该村的经济造成了不小影响, 这项政策明令禁止村民不能将伐木作为经济来源, 这样下来, B 寨村的家庭养老经济保障只有依靠实物养老, 功能十分受限。

3.3 社区、集体供给不足, 社会化养老缺位

这里所说的社区养老主要是指养老院, 农村的养老院同样是为老年人提供各方面服务的机构。而在农村, 入住养老院的要求就是老人要无儿无女、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这些老人在已经无法自理生活时, 方可申请入住养老院, 且养老院最终接受申请的比例较低, 这就使得养老院养老的覆盖面极窄。社会化养老的主体是政府、市场及社会力量, 在对 B 寨村的调查研究中, 我们发现很多村民希望政府、社会更多提供服务。目前我国仍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 国家注重对城市的各种福利投入, 往往忽略了农村的福利需求。在市场供给方面, B 寨村几乎是没的, 商业保险处于空白, B 寨村民不了解商业养老保险, 更没购买任何商业养老保险。

4. 讨论

针对上文发现的少数民族农民养老方面的问题, 笔者认为要解决少数民族农民的养老问题要从少数民族农民自身出发, 并结合当地养老环境综合改善。

(1) 转变养老观念。由于 B 村本身处于较为闭锁的状态, 且在这个少数民族村中, 尊传统的观念比较浓厚, 导致了该村的养老观念也比较单一和落后。要更好的应对老龄化的挑战, 光靠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是远远不够的, 现代养老应更加注重正式养老与非正式养老的有机结合。对于现阶段的 B 村来说, 应该积极接受多元化的养老观念, 丰富养老方式, 改变单一的养老方式。

(2) 提高自我养老能力。从文中对中年人的访谈中可以发现, B 寨中年人负担较重, 没有多余存款以备养老。而老年人的情况更不乐观, 即使在年轻时有存款的老年人, 到年老后, 均已将存款花费在子女家庭或已做他用, 根本没有储蓄养老。老年是每个人生命周期必经阶段, 个人及其家庭应有所准备, 提高自我养老能力是目前最现实的途径。

(3) 巩固家庭养老作用。家庭养老是我国目前养老的主要方式, 在传统的少数民族地区家族和家庭的作用尤为明显。家庭养老很大程度上就是养儿防老、子女养老。农村老人将一生投入到子女身上, 就是希望老了以后能将养老重任寄托在子女身上。在少数民族地区,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家庭养老形式依然保存完好。由于青壮年外出务工, 少数民族地区留守老人在家庭养老中所获得的主要是经济支持, 生活照料已然很少。

(4) 发扬村寨邻里互助养老精神。虽然自我养老和家庭养老在少数民族地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村寨集体养老的效用也不容忽视。少数民族按族系自古以来世代居住在一起形成村寨, 村寨集体的作用非常强大, 建立互助组等集体组织, 增强社区支

持力,有效促进家庭养老、监督家庭成员承担养老责任。在村寨这样的强熟人社会,还应充分发挥邻里互助精神,使空巢,留守老人得到帮助和关照。

(5)拓宽社会养老的支持途径。在B寨村走访时几乎没有人觉得除了家庭还有别的人和其它地方可以养老,在这样一个有500户2000人的大村寨,社会化养老服务几乎不存在,在少数民族地区除了封闭和传统,还说明社会养老的潜力巨大。社会资本是解决养老问题的一支重要力量,当地政府结合B寨村实际有目的地鼓励并引进社会力量提供养老服务,积极支持各种资源进少数民族村寨,大力发挥公益力量,丰富农村养老资源,使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养老服务供给逐渐走向多元化。

参考文献

- [1] 山国艳,张禧.现行监护制度下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养老模式的完善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5(4):17-20
- [2] 杨丹.贵州彝族毕摩文化传承人问题研究-以贵州省盘县淤泥乡为个案分析[J].毕节学院学报,2009(11):35-41
- [3] 罗艳.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少数民族农民养老方式研究-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B村为例[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3(12).